

✦ 世界華文詩人明星叢書

香港詩魂

——孫重貴詩歌藝術論稿

崔國發 著

名人出版社

香港詩魂

崔國發 著

名人出版社出版

書 名：香港詩魂

作 者：崔國發
出 版：名人出版社
地 址：香港粉嶺安泰工貿中心 4 字樓 1 室
電 話：9723 7439 **傳真：**2466 6747
郵 箱：HK136866@163.COM
發 行：利通圖書有限公司
版 次：2009 年 8 月第 1 版
定 價：HK\$48

國際書號：ISBN 978-988-18564-5-6

版權所有・翻印必究

目 录

序 一：周 明	5
序 二：徐成森	7
引 論：大感覺・多聲部・真性情	10
山水詩：寓性情於游賞	15
城市詩：富有感情地朗讀香港	27
愛情詩：一片搖曳多姿的相思林	38
寓言詩：戚而能諧婉而多諷	48
諷刺詩：諷刺語重警策心長	59
散文詩：小文體寫大胸襟	68
咏物詩：摹狀傳神物我相契	80
咏史詩：秋風起遠古之思	89
懷人詩：含蘊深厚總關情	99
哲理詩：言近而旨遠 辭淺而義深	108
抒情詩：新時代的正氣歌	116
現代詩：玲瓏披劍膽 剔透見俠骨	124

品藝詩：含珠蘊玉咀英華	136
科學詩：科學與詩的結晶	146
財經詩：儒林才俊 商界弄潮	161
生態詩：人類和自然本是一對戀人	175
竹枝詞：取古韻而成新咏	185
歌 詞：歌詞就是能唱的詩	200
附錄一：孫重貴傳略	212
附錄二：孫重貴創作年表	216
附錄三：崔國發文學傳略	223
附錄四：崔國發創作年表	225
後 記：崔國發	233
《世界華文詩人明星叢書》出版啓事	236

序 一

周 明

我与崔国发先生素昧平生，在此之前也不大知道他的名字，对他居然敢诘问如此宏阔而寥廓的诗学命题，而且其评论的客体又是一位被载入《世界名人录》的香港著名诗人孙重贵，我在佩服他的理论勇气的同时，也为他捏了一把汗。诗歌批评这活最难干好，没有深厚的学养，渊博的知识和融思想理致、文化意蕴、文采情感于一体的艺术功力，是做不好这件事的。

带着一种强烈的好奇心，我在审视过这部学术书稿之后，终于发现我最初的担心是多余的，或者说是一种不必要的杞忧。后生可畏，他的诗歌评论的起点较高，经天纬地，纵横捭阖，俯仰自得，融汇贯通，从他字里行间旁征博引的诗歌理论与信息来看，他确实是博览群书，信手拈来，涉笔成趣，言之成理，是一本很好的诗教读物。

令我欣喜的是，他对于古今中外的诗论菁华的援引，一点也不生吞活剥，不牵强附会，不强加于诗，而是针对诗歌事实说话，直接面对诗人孙重贵的诗歌文本，在作者与读者之间铺设了一条直通诗歌精神堂庑的大道。不管你是否读过孙重贵的诗，我相信通过这本书的阅读，不仅会对这位被誉为“香港诗侠”、“香港徐霞客”、“香港寓言大王”的孙重贵产生浓厚的兴趣，而且对各类诗歌的特点会加深艺术的印象。

因为在崔国发的这本书里，他好就好在，以孙重贵的诗歌为例，在解读孙重贵的同时，也解读了当今诗歌，特别是中国诗歌传统与发展的现状，以及香港诗歌的一种态势，解读了诗人的生存环境和本身价值，由个别到整体，由典型到一般，由特殊到普遍，由此及彼，由表及里，从而使本书适合于更广泛的诗人和诗歌爱好者阅读，相信你读过以后会得到情与美的陶冶，所谓人情必有所

寄，然后能乐。

从这部书中，你可以感到，统篇涵括甚大，众理虽繁，而无纷丝之乱；辞翰丰赡，别具淋漓之姿。洋洋二十万言，熔铸经典，洞晓情变，自然切畅，气象万千。行文潇洒舒卷，生动活泼，有机地结合诗人创作花絮，率意点染，而益增其可读性，这对于现代生活节奏加快、忙忙碌碌的人们来说，或许能在书中使灵魂减压；驶入精神的港湾，让浮躁的心灵在思想与艺术的风景面前得到安宁。

近日，我从报刊上了解到，崔国发自发表处女作至今，诗龄已近三十年，是个青年“老”诗人，他曾出两个散文诗集子，两百万字作品除见诸国内二百多家报刊外，还登上了中国台湾、香港，美国、新加坡、菲律宾、泰国、澳大利亚等华文文学报刊，在海外华文文学圈也有一定的影响。在他发表过的作品中，有相当一部分是文学评论，说明他在诗歌的创作与评论上，此前已经积累了丰富的经验，这对这本书的写作颇有助益。而且，在评论对象上，已不再局限于大陆作家与诗人，他把笔触已经伸向了新加坡、香港、台湾、泰国等诗人诗作，视通万里，思路开阔，使他的评论不胫而走，生机勃勃，具有独特的生命力。

当然，书出来之后，读者臧否褒贬自有评论。尽管各有妍媸，也并非没有可以挑剔之处，毕竟作者还是个新手，就连诺贝尔文学奖获奖的诗人胡安·拉蒙·希梅内斯也说：“一个批评家，即使洞察力再强，也不会一贯正确。”他不相信尽善尽美，也许倒相信“尽善尽美是不可企及的”，如果认为完美无缺，就等于承认完美的终结，这不是诗人孙重贵的风格，他对自己的作品永远不会满足；也不是本书作者崔国发的风格，因为他自谦是个诗歌门外汉。谦虚使人进步，使他更充满着艺术活力而不失去动力。我想，只要他不骄不躁，不失缪斯之志，就能宁静致远，大有建树。

是为序。

（周明，中国散文学会常务副会长，中国报告文学学会常务副会长，中国现代文学馆副馆长。）

序二 两位忙碌者的珠联璧合

徐成森

孙重贵在香港经营商务，其忙碌程度可以想见。可他却在繁忙商务的间隙，数十年如一日，笔耕不辍，把文学这个“副业”，当成“专业”来做。居然做得有声有色，蔚为大观，这可是非常不容易的事情。更可贵的是，在诗歌日渐式微的当前，孙重贵先生恰就选择了诗，作为他躬耕的主要作物。其坚执的精神，令人钦佩不已。孙重贵写诗不拘一格，且涉猎极广。不仅写自由诗，还写散文诗、寓言诗、讽刺诗、科学诗等；可谓全线出击，而又发发命中靶心。孙重贵的诗歌，既坚持传统，又力求创新；既不舍现实主义的精髓，又充分汲取现代艺术的养份，受到海内外论者的广泛关注和首肯。

和孙重贵同样忙碌的另一位先生，是本书的作者、安徽铜陵学院的崔国发副书记。一所大学的领导人，其肩头责任之重大和工作之繁冗，外人很难想见。这么一位公务在身的忙碌者，却像孙重贵一样，几乎花费全部公余时间，致力于文学。迄已发表各类文学作品计二百万字，出版文集多种，其诗歌、散文和散文诗等曾多次获奖。崔国发不仅勤于创作，还对文学理论作了深入的研究。他的许多文学评论，切中肯綮，极具力度。要在文学创作和文学研究两方面都卓有建树，绝非易事。对在高校主事的领导者言，更为难能可贵。

这么忙碌的两位先生，哪来的时间和精力，让自己的笔下，不断流淌出高质量的文字来？看来人只要有目标和毅力，有追求和恒心，就没有什么办不成的事情。特别是当文学日益边缘化的今天，两位先生的业绩，更让人肃然起敬。他们对文学的专注和奉献，再

次证明了，在无论怎样的境况下，总有一种属于精神、属于心灵的东西，是不可或缺，会永远为智者所坚守的。

更令人称奇的是，孙重贵和崔国发两位先生，一位在南国香江，一位在中原腹地，其间并无必然的关联。两人却以独特的方式，用文学的纽带，相互连接了起来。由于地域的阻隔和环境的差异，两位先生之间的笔墨情缘，更成了一曲佳话。

崔国发与孙重贵并不相识，直至此书即将出版的今日，他们仍未曾谋面。是孙重贵的诗作，触动了崔国发的思绪，使他顿生提笔评论的动机。在一次造访文友时，崔国发偶然看到案头一本孙重贵的诗集。他只翻了几页，就确认孙诗的境界和魅力。从那时起，崔国发多方搜集孙重贵的诗作，对孙重贵的散文诗、寓言诗、讽刺诗、咏史诗、现代诗、山水诗、城市诗、爱情诗等，逐一品读。研读之后，独有心得，发而为文，才情并茂。几年来，崔国发研讨孙重贵诗歌的论文和评论，已积十数篇之多，曾散见海内外各类报刊。今天，在论文和评论的基础上，崔国发又写出这本《香港诗魂——孙重贵诗歌艺术论稿》，使他的孙重贵诗歌研究更具理论纵深和学术视野。这也是令人叹服的一道文坛风景：眼下人心浮动，雇人捉刀评好者时有所见。一些学者甚至开价作文，被讥为“红包评论”。在这种情况下，崔国发为远在香港、素不相识而迄未谋面的孙重贵写作专论，可谓高山流水。其心其志，叫人深感钦敬。

崔国发的“孙重贵诗歌艺术论稿”，并非泛泛而谈，更无酬酢之言。崔国发对孙重贵诗歌的分析，鞭辟入里，求真求实，绝无凌空蹈虚之弊。他为孙重贵诗歌确定了基调，即“大感觉，多声部，真性情”。在此基础之上，他以庖丁解牛之刃，细析孙重贵各类诗歌的思想和艺术特色。分解集纳，精到通透，言之有物，游刃有余，反映出崔国发先生充足的理论储备、丰厚的艺术修养和娴熟的文字技能。在论及孙重贵散文诗创作时，崔国发写道：孙重贵“能纳须弥于芥子，挫万象于笔端，缩巨龙于方寸，托尺幅于万里。他能以小见大，由小而大，由浅而入深，由近而致远，以小文体写大胸襟，在散文诗园地上，已繁衍成一片森林，一方骄人的风景。”从中可

以看出，崔国发论孙重贵，不仅具有理论的高度，更有笔底之华彩。

托马斯·莫当特在《蜜蜂》一诗中写道：“灿烂的生命中一个忙碌的时辰，抵得上一世纪的默默无闻”。从世俗的观点来看，孙重贵并非“专业”作家，崔国发亦非“专业”评论家。两位忙碌者涉足文学，原本近乎“票友”的意义。但由于他们的秉赋和资质，更由于他们的专注和持恒，却将“玩票”做成了“专业”。孙重贵的文学创作，崔国发的理论研究，都获得了超水准的发挥。他们以忙碌人的条件，而超越“业余”，上升为“正果”，殊属不易。两位素不相识的忙碌人，由某种因缘而完成了一次“合作”，导致这本《孙重贵诗歌艺术论稿》的出版，更是令人欣慰的事情。一位别具慧眼的内地评论家，为一位率性真情的香港诗人写作专论，诚可谓珠联璧合，相得益彰。

（徐成森，中国作家协会会员、中外散文诗学会副主席、贵州省散文诗学会会长、贵州省十大影响力诗人、贵州民族学院教授、国务院特殊津贴专家。）

大感觉·多声部·真性情

——诗人孙重贵引论

当人们在热闹浮躁中似乎再也没有耐心去阅读诗作的时候，我这样一只诗歌昆虫却一如既往像飞蛾一样去扑向艺术的灯火——不是不合时宜，而是因为一位虔诚的诗人，一位天才的诗人，一位在灵魂中沉浸、在灵魂外闪光的诗人，一位用心灵写作的香港著名诗人孙重贵。他的诗集《香港魂》、《香港约会》、《东方之珠》、《歌者无疆》使我的眼睛灿然一亮：时代与人生的大感觉、抒唱方式的多声部和内心深处的真性情妙合无垠，清新浑朴而深挚的诗美与高度精致的艺术体式和谐统一，构成了孙重贵诗歌的艺术特色。其生命之飞动、情采之迸发、语言之雅致、韵味之悠长，使他引领诗坛风骚而令我叹为观止，作为一名忠实的读者，我对他的诗歌印象，强烈地感受到以下三个方面：

其一，爱的主旋律在他的诗里化为一种对祖国、时代与人生的大感觉，孙重贵有一对善于发现美的眼睛，善于从生活中汲取诗意，从生活中捕捉人生的灵感和亮点。在他的诗里行间，我强烈地感到一颗炽热的心对时代的关注、对生活的热情和对人生的思考。他热爱祖国的大好河山，面对壶口瀑布，不禁激情喷涌，倾慕的是不朽的黄河之魂，他深切地怀念黄果树大瀑布，澎湃着一种深沉博大的民族精神。“竹篙点破水面 / 把城市撑进梦境 / 一只水鸟 / 衔来甲秀楼祝福 / 感动了南明河 / 波光粼粼”（《渔舟唱晚》），故乡的明月、轻风、天光、云影，溪水清清的杉木河，崔嵬灵异的梵净山，都纷纷勾起了诗人的《乡恋》，“枕着圆月 / 我在香江吹箫”，魂牵梦绕，动人情肠，于是不得不借助于一枚邮票，“一枚永不盖戳的邮票 / 年年贴上月亮投寄 / 年年准能平安收到”，邈邈离别意，悠悠故园情，尤足以感人肺腑。这种恋乡情结与爱国之心是高度统一

的。这样的爱国诗章在他的那些约会香港的吟叹中比比皆是。他《走进紫荆花》，纵情歌唱香港金色的希望和灿烂的明天；他《喜迎回归第一春》，或者在《回归夜看烟花汇演》，奉献的是他的那颗拳拳的中国心与深厚的民族情。

孙重贵的诗，对新的时代的艺术感觉十分敏锐，他的许多城市诗中，都把那些具有时代性的日常生活图景，融入个人的生命体验加以表达，既有香港的生活气息和浓厚的本土意识，又描摹出体现时代特色的世风民情。他写炒股的日子、“史诺比”旋风、道具模特儿、表现环保与生命意识的《哭泣的地球》，以及“八佰伴”的倒闭、禽流感的肆虐等，都是源于现实的触发而贯穿诗人深邃的哲思。著名诗人艾青说：“最高的艺术品，永远是产生它的时代的情感、风尚、趣味等等最真实的记录。”（艾青：《诗论》）当代诗人的使命之一，在于并不回避现实而直面人生，在于去表现新事物时有独到的思考 and 精神的遇合。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捷克诗人塞弗尔特说：“逃避具体的事物和当前的现实，无助于诗人。”（塞弗尔特：《紫罗兰》附录）对于孙重贵来说，他不是为写诗而写诗，也不是仅仅为了宣泄个人的某种情绪，他以他的诗歌实践了他“在大时代的诗眼观察诗意感觉”（孙重贵：《我和香港有个约会》）的主张。在这种诗意感觉中，往往充满着人生哲理，即便是在他的那些寓言诸如《换皮》和《金鱼和鲤鱼》中也不乏一定的思想深度。没有对时代生活的大感觉，是写不出这样精彩的哲理之作的，诗与哲理，在他的诗中，是一对情深谊长的朋友。

其二、复合性技艺的契合，使孙重贵的诗歌出现多声部的唱叹，而使倾听者产生深远不尽的惊喜。读过他的诗集，我欣然发现，诗人是一个艺术的多面手，他兼诗人、作家、摄影家、旅行家、编辑出版家、客座教授于一身；被誉为“香港诗侠”、“香港徐霞客”、“香港寓言大王”。论文学创作，他的个人专著就有20多本，曾获香港的文学奖诗组冠军及散文诗、散文、小说、剧本等领域很多奖项。论摄影，我曾领略过诗人纪念澳门回归祖国诗歌摄影作品的艺术风采。而作为香港诗史上第一部个人诗歌摄影艺术作品选集

《香港魂》及诗影集《香港约会》、《歌者无疆》，采用诗歌与摄影联姻的方式，来传导诗情画意，并蒂花开，连理枝接，二者相得益彰，真是珠联璧合，这一诗界首创，更是博得了许多读者的赞赏，其所聚焦之镜与眼中之物、心中之象相互映衬，精妙绝伦。在诗集镶嵌的影像中，有绘画，有雕塑，有经典电影的镜头，有风光名胜，有民俗风情画，诗人正是融入了这许多的艺术特质，加上诗歌语言的音乐美，节奏和谐，琅琅上口，复合成一阕阕多声部的歌，进而发出宏阔的交响。在艺术手法上，诗人深谙艺术的辩证法则，动与静、张与弛、疏与密、意与境、缓与急、浅与深、刚与柔在诗中融会贯通，取得美学上的高度和谐，演绎出一首首生活的华彩乐段，从而拨动着读者的心弦。

孙重贵是那种很难让我们进行艺术流派归类的诗人。一个难以归类的诗人，我以为恰恰又是诗人中的诗人。有的学者试图阐释，认为他是一个颇有特色的城市诗人。的确，诗人孙重贵的那些本土意识鲜明的城市诗被评为香港诗的重镇，但由此而界定他是城市诗人，我觉得失之偏颇。从诗人的诗歌作品来看，他的山水诗比起其城市诗，一点儿也不逊色，相反的，我倒认为，其山水高格，明月襟怀，如清风扑面，若溪泉洗心，那冰清玉洁的“第二自然”，人化的风景，亦属难得。作为寓言作家，他操作起来更是得心应手。由于思想、艺术和语言的深厚积淀，其寓言诗写得非常雅致，浅而深，近而远。他的爱情诗、叙事诗、纪实诗、致赠诗、科学诗、哲理诗、讽刺诗、财经诗、生态诗、品艺诗等，在体裁上还有散文诗、竹枝词都有涉猎，而卓有自己的个性与特色。他是一名多声部演奏的诗人音乐家，慷慨吐新音，明啾出天然。诗的音乐美，是诗歌独具的一种持久的魅力，如同诗人朱湘所言：“诗无音乐，那简直是与花无香气、美人无眼珠相等。”（《评闻君一多的诗》）而孙重贵为我们录制的艺术宝典盒里，动听悦耳的音调，或声韵铿锵，或珠圆玉润，或舒缓流畅，或真淳坦荡，而表现域度又如此之广，令人大为赞赏。

其三，注重内心感受的艺术外化，心思绵邈，饶富情调。我没

有见过诗人孙重贵，但从他的诗中，我猜他是一个性情中人。无论纪游、咏物、怀古、述事、言志、抒情，都体现出诗人的真性情，换句话说，诗人都努力营造出某种情调。他的山水诗，经由诗人主观色彩的投射，那一幅幅客体风景，俨然变成“心灵的风景画”，游历如泰山十八盘、武夷山水、神女峰，怀古如宋王台、太和殿、珍妃井，咏物如昙花、莲花、珊瑚，言情如火吻、听歌、“铁达尼号”咏叹调……无不注重主、客观世界的相互感应，从而创造出情深邈远、撩人心魄的艺术情调。情调是一种内在的东西，是一种抒情基调，它是诗人的人格精神、审美理想和艺术趣味的综合展现。因此它可以是壮怀激烈的，玉壶敲缺、横槊而歌；也可以是缠绵悱恻的，莺声燕语、杨柳依依。而重贵诗歌的情调，则表现为浑涵淡泊，清新明快，率真晓畅，多用白描手法创造澄明的诗化之境。

诗人笔下的山水情态，大多隽永清丽，好一派柔和明媚的风光。请看《太平山读月》：“鲤鱼门波涛/卷滚滚荷叶/捧一朵莲花/出露初放/乘海风升上/香江夜空/醉了九龙/醉了维港/凌霄阁举杯/邀来明月/对影醉成/都市绝唱。”诗的晶莹透彻、清丽秀媚与轻灵婉转，与诗人的至性真情精粹交溶，真是妙思翩飞，灵心独具。他的《阿里山听雨》：“淅淅沥沥 淅淅沥沥/是谁拨动了古筝的琴弦/把阿里山的初夏/浸进湿淋淋的天地”，在这首诗中，我听到“每一片树叶都伴唱和声”，“闪电也加入交响乐团/惊雷敲起的鼓点响彻天际/雨声犹如万马奔腾/演奏着壮怀激烈的旋律。”可谓“有声”；《相逢日月潭》这样写道：“圆圆的日潭/放射出冰冷的霓虹/弯弯的月潭/升起在倒映的天空。”又可谓“有色”。孙重贵的山水诗就是这样有声有色，声色和谐，情景相融，内外相契，天地与我共生，万物与我合一；诗人把自己内心世界与自然界融为一炉浑然天成，凭情汇通，遇境适变，浸润于诗中的是诗人的激情，景是情化之景；景的外在形态产生了美学变异，形是神所统御之形。琴瑟胶合而成的真性情，非大手笔难以为之。

这种真性情在他的爱情诗里更加铭心刻骨。他咏叹“铁达尼号”：“一颗心对另一颗心的祝福/留下甜蜜的永恒回忆，”盼梦

幻之船托举起爱的不朽的传奇。这首诗是诗人充溢着灵气的灵魂在爱海中弹起的心音，飘逝的音符中回荡着悠长，悲泣的美感中洋溢着温馨，流转的情调中包孕着深邃。他的《情诗八瓣》柔姿蜜意，款款情深，曾经引起多少人感情的共振，在人们的心海里激起了多少爱恋的涟漪，同时也给孙重贵的诗歌添上了光彩夺目、顾盼生辉的一笔！爱情，这是一个被人写滥了的题材，而孙重贵却能从这司空见惯的题材中独辟蹊径，个性化的爱的表白给我的印象很深。在恋爱的季节里，撕一片白云写下一封情书，虽然这封信没有地址，也没有姓名，但是诗人相信，在“白云降为甘露的地方，就能觅到知音”。诗人火热的激情交融在《火吻》中，哪怕是被烫伤，也像火凤凰一样“决不彷徨”。此情可待，爱的苦苦追寻，不论是在门内还是门外，不论是面对“绿色的树林”还是“苦涩的风景”，他都“不在乎。”

古人云：“情动于中而形于言”（《毛诗序》）“无意于相求，不期而相遇，而文生焉。”（苏洵语）孙重贵情诗的魅力就在于它能使读者在把握诗人感情脉搏的同时，足够地获得心的愉悦、爱的启迪与美的熏陶，就在于它选取了能传达人的感觉经验的意象，来诉诸读者的感官、感情与想象。“离去的总会离去 / 缘份又何必强求 / 你是我心中的朦胧诗 / 我是你心中的茅台酒。”（《不在乎》）生动的意象不在多，而在有代表性。诗人借“茅台酒”这一意象取其“醉人”之意，把全诗一下子就点活了，这使我过目难忘。语语纤巧，字字妍情，显露了诗人细腻而丰富的情感世界，进而产生深永缱绻的情态美。

综观孙重贵的诗歌创作，他的诗歌对于时代的大感觉，与人生对接，他所唱叹的多声部与艺术整合，他那发自肺腑的真性情使人们在与他的约会中产生心灵的强烈共鸣。庞德说过：“诗是情绪的方程式。”我在这篇文章中试图解析他的诗歌的奥妙，却感到力不从心。他的艺术使我难以穷尽，含英咀华，正宜潜心涵泳，用志覃研，今后还盼方家多多赐教。

寓性情于游赏

——孙重贵山水诗巡礼

山水有知音。而能在诗歌的山水中游吟是一件非常惬意的事情。山水是大自然的精华，而同样作为大自然的子民，诗人们往往凭藉山水风物的灵秀之气发思古之幽情，抒人生之感慨，古今中外莫不如此。孔子说：“智者乐水，仁者乐山。”在山水之间，我们会惊异于大自然神奇的造化，在气象万千的美的陶冶中坠入诗的微熏。自被奉为“经书”的《诗三百》肇始，诗歌与自然山水结下了不解之缘。《诗三百》灼灼状桃花之鲜，依依尽杨柳之貌，杲杲为日出之容，漉漉拟雨雪之状，喈喈逐黄鸟之声，嚶嚶学草虫之韵，回归自然，拥抱自然，诗也完全融合于自然。屈原行吟泽畔，陶渊明“悠然见南山”，三国时代曹操的《观沧海》，赋大海以抒情，唐代的王维、孟浩然、柳宗元别开山水田园诗的新境，李白更以“一生好作名山游”自赏。山川草木及其自然美，在中国古代诗歌中有着重要的地位和影响。英国“湖畔诗人”、浪漫主义先驱华兹华斯于湖畔独步的旅迹声中，倾听大自然的呼吸与亲密耳语，诗成天籁。华兹华斯说：“我学会了如何看待自然……我经常听到那平静而悲伤的人生的音乐，它并不激越，也不豪放，但却具有纯化和征服灵魂的浩大的力量。”英国戏剧大师、诗人莎士比亚说：“我们的这种生活，虽然远离尘嚣，却可以听树木的说话，溪中的流水便是大好的文章。”他们都注意从山水的自然因素中提炼诗意，并接近自我的情性，把我们带入山重水复、柳暗花明的诗美境界。

在当代诗坛，香港诗人孙重贵继承了前人自然山水诗的传统，并在其艺术的实践中加以创新、发展与流变，通过山水与心灵的交融、心灵与自然的呼应，进而促成内情与外象的契合、主体与客体

的渗透，造出了一代自然山水诗的辉煌。

—

中国的诗人历来有出游的嗜好。读万卷书，行万里路。生活在被水泥钢筋混凝土围困的国际大都市的香港，相对于逼仄的书斋而言，外面的世界充满了神奇和色彩缤纷的诱惑，“衣上征尘杂酒痕，远游无处不消魂”，这是何等的令人向往！人在旅途，访友，拜客，登临名胜，纵歌山水，流溢诗情，从市廛的喧嚣中宁定下来，是一种雅致的生活方式。孙重贵说：“人，应该诗意地生存，应该拥有精神文明。在商品经济浪潮下，同样需要守护和营建精神家园。”（《我和香港有个约会》）在孙重贵那里，“诗意”远不只是一种艺术追求，而成为解决人生价值和意义问题的重要依据，成为人生的哲学，它的终极思考是人生的诗化，是使有限的生命寻得永恒的家园。尤其是在这心灵贫困生命退化的匮乏时代，在这诸神隐退、众生嚣浮的背景下，诗人的作为就在于打通一条精神的通道。一个真正的诗人也只有在重返自然本真的过程中，才能与众不同地颖悟自然山水的神圣，为自己的诗歌找到一个安神之所。因为在山水间，大自然与诗人敏感的心灵共同构成了洞穿历史长河的审美生命、艺术生命，“天地精神”与现实人生结合，超越与“此在”沟通。大自然成为人们的生命之根、力量之源和艺术之泉。

早在上个世纪，C·昂博尔·于阿里便用富于诗意的笔触表达了他对此的深刻印象：“中国人喜爱自然：他们喜欢对着鲜花凝视，对着白雪沉思，对着云彩遐想；喜欢沿着溪畔河岸漫步；爱看流水翻腾，游鱼嬉戏；他们喜欢爬上山岗，尽享美景；爱在青竹翠柳下畅饮，倾听鸟儿在枝头上啁啾鸣叫。”（《中国古典诗歌的三个时期》）于阿里的这种印象实际上反映了诗人对自然山水的审美观照中的各种情态，它是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真实写照。

被誉为“香港徐霞客”的著名诗人孙重贵，眼观六路，耳听八方，足迹踏遍大江南北、万象之都，诗赞魅力香港，笔走锦绣神州，